

高洪波

散

文

作家出版社

高洪波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洪波散文/高洪波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 2
ISBN 7-5063-2308-7

I. 高…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528 号

高洪波散文

作者: 高洪波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朱 英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68 千

印张: 13.75

插页: 4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08-7/I·2292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高洪波，诗人，散文家。系鲁迅文学院七期、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毕业生。

1951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曾在云南军营10年，《文艺报》记者10年，干过行政工作，编过大型期刊。先后出版过《鹅鹅鹅》等12部儿童诗集；《说给缪斯的情话》等评论集；《波斯猫》、《醉界》、《人生趣谈》等20余部散文随笔。作品多次获奖。

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作联络部主任、《诗刊》主编。



目 录

目 录



上篇 世相走笔

茶道	3
牛头 —— 西藏纪行	8
贮云	12
儒商范平	15
林阿绵	18
郑渊洁	20
何志云	22
范向东	24
谢永旺	26
陈建功	28
高红十	30
袁和平	32
萧建国	34
燕治国	36

罗生	38
岳母柳青	40
画人鲁光	42
女编辑	45
梅兰印象	49
别鲍昌	51
葛洛先生二三事	56
遥寄锦州	60
玉碎——悼秦文玉	63
我的船长——缅怀冯牧	67
花境	74
闲话江浩	77
中断阅读	82
黄龙洞人	88
倭人来访	91
永不熄灭的“小橘灯”	94
喀什人物	97
武警的孩子们	102
旭宇印象	104
国宝史树青	106
曲阳石工	110
大猪与大象	115
妙人	117
挂画	120
楚戈与商禽	123
“老人与海”——访泰散记	128
高大的小老头——忆金近	131
陈凯歌其人	134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怀念汪曾祺先生	140
独旅	147
孤独的旗手	151



大球时代	155
说牙	157
美食	160
读闲书	163
生活意象	167
家庭影集	172
雨中	175
匪气	178
落马	181
亲近老树	185
感悟足球	188
土地随笔	191
羽声慷慨画角哀——读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	193
感动我的三要素——读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	195
此刻有雪——读《骑手的回望》	198
一封家书的联想	200
悠悠十八春——广西散忆及其他	206
步行街的诗	215
山情·海韵·诗缘——访台散记	218
说“漏”	221
曾国藩与《枝求诗》	223
青田行——日记四则	226
我与云南	232
鲁院今年五十岁	235
抑郁的明亮——《春意阑珊》代序	237
吃的记忆	240
大足行	243
快活五载	247
金门之旅	251
北大感怀	255
半部大师——且说巴乌斯托夫斯基	259



下篇 风物放眼

墨趣与砚韵	267
说印	271
寻找姚元之	275
感受黄庭坚	281
古钱	285
砚铭记趣	289
洮砚	292
藏香	296
夹带·贡院及其他	299
屈原·贾谊及长沙	303
读雨花石	306
雪浪石记	309
鸡血石记	313
又见姚元之	317
贺兰砚	321
寿山石记	324
玩古者说	328
古玩	332
收藏趣闻四则	337
捕鼠记	342
波斯猫	347
逛论	353
找命	356
冬蛭蛭	359
小犬乐乐	362
蝓蝓	367
蛭蛭	372



蚌与珠	375
失踪的金丝熊	378
鸽子	382
鸥盟	385
醉石图记	387
怀念阮元——《德政纪实诗画册》读感	390
沉船——为邓世昌而作	394
砚友	397
唱片年龄	402
艺术细胞	407
共鸣	411
四十岁的风景	414
海梦	417
金陵走笔	421
大戈壁	424
人在旅途	427
平静出散文(代跋)	431



上 篇

世
相
走
笔

茶 道



我不吸烟，这并不是说我这人有毅力，能拒腐蚀而永不沾。我不吸烟是因为父亲太爱吸烟，太爱吸烟的父亲向烟神奉献了他的右肺，使我有逆反心理，从此才不碰烟。

假如父亲不吸烟，没准儿今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烟民。

可是我爱喝酒，爱饮茶。

人没有一点嗜好恐怕太没趣味，烟酒不分家，我给生生拆开了。为了不让酒这家伙孤单，只好喝茶。

喝茶也是慢慢学的。先是为了解渴，为了解渴的水里有那么点儿颜色，甭管红茶绿茶花茶烤茶，拿来就喝。后来发觉茶能提神，饮茶过后聊天吹牛侃大山均有超水平的发挥，便在解渴之处多了点儿心思。喝着喝着，竟上了瘾，嘴也越来越刁了。

在云南时，我喝的是烤茶。野营拉练住在农民家里，火塘边煨上一个粗陶罐，大把的粗茶采自山间，扔进罐里去熬，人们管自去天南海北闲扯。不一会儿，茶溢了，香味也漫出，主人挨排斟上半碗金黄的茶汤，你就喝起来了。云南乡间的烤茶苦涩苦涩的，几口过后却有甘甜浸出舌尖齿缝，再加上温煦的

火塘、香喷喷的葵花子与主人质朴的笑脸，让你感到茶味分外奇妙、古朴。

云南的西双版纳产各种名茶，可名不见经传的一种“糯米香”最让我入迷。这种茶的配制很独特，需要一种散发出炒糯米香气的树叶来渗入。喝不惯的人，非说这茶中有一股怪味儿，像脚丫子的臭味；喝顺了口的，则爱不释杯。我属于后一种茶客。

离开云南，可没离开滇茶。普洱茶、下关沱茶、滇红、滇绿、澜沧炒青，时不时在我的茶杯里轮流值班。让我别忘记那方土地那些友人，以及曾给予我清清爽爽的精气神的茶叶们。

可咱们中国太大，茶的品种太多，光喝滇茶也不够意思。渐渐地，我喝起安徽的黄山茶、六安瓜片，江苏的阳羡绿茶，福建的乌龙茶尤其喝得多、喝得勤。

就在我写下这篇关于茶的文字时，杯子里的乌龙茶们或浮或沉，飘散出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它们条索粗大，豪放中又有几分细腻，开水沏下去，香气凝成一团云烟，袅袅升起来，凑过鼻子一吸，能让你醉了，嗅过茶香，接着是啜饮茶汁，茶汁色泽金红，入口回甜，其味绵长，如果再配以功夫茶的精美茶具，你简直不似神仙、胜似神仙。

我还有幸喝过一种“碗子茶”，那是前几年走访青海高原，在西宁一家清真饭馆里吃过手抓羊肉之后的享受。

碗子茶的茶具类四川盖碗茶，一碟一碗加一盖儿，形成和睦的一套。茶博士先端来一盘瓜子，继而往茶碗里添入茶叶、冰糖、桂圆，冰糖莹白如雪，茶叶深绿似春树，几粒桂圆胖墩墩的，算是泗水的樱桃。一壶滚水浇上去，碗里竟发出“啾啾”的声响，冰糖便眼见着小下去、小下去。你用碗盖略一拨弄，让茶叶们闪开身子，桂圆们腾出地方，给急不可耐的嘴唇和舌尖留点余地，一口茶进嘴，香且甜不说，分明还有几缕南国风的气息。这当然要归功于桂圆的作用，西宁人真聪明，能想到茶与冰糖、桂圆同饮。

回北京后我试着喝过几次“碗子茶”，效果一般。不知是



北京的水质欠佳还是茶叶不对头?但更大的可能是没吃手抓羊肉,缺了啜饮“碗子茶”的重要前提。

于是我放弃了这种尝试,继续着那既简便易行而又过瘾解馋的大众饮茶法——一壶开水一杯茶。

今年我挺走茶运,居然喝进了京城一处新盖起的“老舍茶馆”。清明节后,几位朋友慕名前往,在前门楼美国肯德基家乡鸡餐厅的左侧,在那美国小老头妒忌的目光里,我们踏进了老舍茶馆。

茶馆里古色古香,正中有一座小舞台,面对茶客们的是这么两句话:“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镌成对联模样,又被人写入梅花大扇面的背景,向啜饮茶汁的人们无言地交流着什么。

刚坐定,一位穿着红色旗袍的姑娘娉娉婷婷走来,斟茶,摆筷,又送上几碟小吃物,然后自然是聊天。小舞台上突然站上一位汉子,伶牙俐齿,原来是助兴节目的报幕员。他说道:今天是阴历的三月三,老话说是会神仙的日子,我们一批演员,借小舞台向朋友们展现一下民族艺术的珍品……

于是,我们相继看到了古彩戏法,听到了相声、京韵大鼓、北京琴书、三弦、河南坠子、京剧清唱;上台表演节目的有魏喜奎、关学增等名家,可谓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关学增的北京琴书早已久违了,在演唱之前,老人家竟说出一段感慨万端的话来:“这是我退休后的第一次演出。离开舞台后,有很多人打听我,说怎么老没听到关学增说书了?这人是不是没了?所以我感谢老舍茶馆给我提供了表演的机会,我要让观众们看看,证明我这人还健在。”他的话风趣幽默,他的段子更有吸引力,是《改春秋》和《逗闷子》,关学增说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使茶馆里腾起一阵阵快意的笑声。

敢情这老舍茶馆成了退休老艺人的人生新舞台!

正品茶听小曲的当口,北京“大碗茶”公司的总经理尹盛喜来叙谈,这位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同时也是“老舍茶馆”的创建人,是条敢创业的好汉,从二分钱一碗的





大碗茶起家，不到十年光景，挣出了偌大一份家当。尹盛喜除了理财经商还善丹青，又能唱花脸，多才多艺。见面时他却悻悻地，手里捻着一份报纸，细打听，原来该报刚发了一篇杂文，指责老舍茶馆“豪华排场富丽气派”，“不叫茶馆，改叫宫殿”最合适，根本原因在于“忘了北京老百姓，他们手里那俩钱，还达不到高消费”云云。

尹盛喜愤然地说：“这位秀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办茶馆的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不但外国人喜欢，昨天全场是农民，照样喜欢。”他随手掏出一张名片，“台湾来了位范增平先生，看了咱们这茶馆高兴得落泪，非请我到台湾帮他再办一座不可。”我接过名片，上面有这位范增平的大名与头衔，最前面的是“中国茶文化学会理事长、中华茶艺杂志社发行人”，看来茶在海峡两岸成为畅通无阻的“红派司”，而且任你人地两疏，一踏进茶馆，居然能一拍即合，共鸣共振共品共乐。茶，茶馆，真是奇妙的东西。

告别“大碗茶”总经理，琢磨他的激愤，他的不快。猛然记起读《宋稗类钞》一书时关于王安石品茶逸事的逸事。王安石为大学士时，曾造访当时品茶高手蔡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择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饮公。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王安石此举，很有些可疑，我觉得将“消风散”放入茶瓯里一起喝，有恶作剧的意思，或者为“真率”之名而不惜捏鼻子喝药，亦未可知。

王安石毕竟是智商极高的古之名人，达官显宦，他的味蕾如没毛病的话，茶总是能品出高下优劣来的。

由王安石的矫情想到尹盛喜的“老舍茶馆”被攻讦，禁不住为这种联想感到好笑。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北京能有一家地道的茶馆，哪怕是“茶馆历史上得拔头份儿”的排场，终归又有了茶馆不是！

有了茶馆，茶文化和茶道便能跟着发扬光大，至于您偏好凉白开，也不是什么坏事，凉白开还败火呢。只要您别拿“消

风散”往茶里掺和就行，像那位王荆公一样。

茶说到这儿，也该打住了。不过我的题目为“茶道”，请别误会，这不是日本的“茶道”，而是“说三道四”的“茶道”。茶，本来是品的，喝的，一旦“道”了，反觉无趣。

要紧的是一壶开水，滚开的不好，“蟹眼”状最佳，沏入宜兴紫砂壶中，闷一会儿，浅斟，轻啜，那滋味，你自己去品咂好了。



牛 头

——西藏纪行

云南阿佤山上，牛头是财富和家产的象征；剽牛完毕，把牛头放在自家的门前，血淋淋的让人看了舒坦，这情景有几分像咱们汉族男人戴手表、女人买首饰。

西藏也有牛头，不过不是用于夸富。放在小院子的门楼顶上，那是为了避邪；置于玛尼堆上的呢，自然是用于敬奉佛爷，白头盖骨和黑色的角上大多刻下“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当然是用藏文，弯弯拐拐，笔划很神秘，入骨三分。

云南阿佤山上的牛头们，在它们尚能哞叫吃草或斗角时，身份是灰黑色的胖大水牛；而西藏的牛头又别具一格，它们一律生长在一种叫做牦牛的动物脖颈上。牦牛有黑有花还有白，宽阔如扁担的大犄角，墨玉般润，利刃般锐，还有一条粗豪的尾巴，成天在草原上踱方步，把绿色的世界屋脊点缀得黑白相间，还用白色的奶喂养着松赞干布顽强的后人。也许为了领牦牛的情，人们才用它们的头颅祭神吧？这仅只是我的揣测。

到拉萨的第二天，高山反应尚未消除，到军区文工团年轻的团长家做客。迈进堂屋，先见到一尊巨大的牛头，定定地望着我，继而才见到热情的主人。

一问，才知文工团刚从那曲草原演出归来，牛头是战士们

